

东北师范大学

---

硕士学位论文

---

西哥特第三次托莱多宗教会议述评

---

姓名：王燕荣

---

申请学位级别：硕士

---

专业：世界史

---

指导教师：王云龙

---

20090601

## 摘 要

自4世纪初乌斐拉在多瑙河北岸传播阿里乌教派以来,基督教阿里乌教派信仰在哥特人中普遍传播开来。但随着西哥特历史的发展及其罗马化程度不断加深,尤其在定都西班牙托莱多之后,自身的阿里乌教派信仰与当地的西班牙-罗马遗民所信守的天主教信仰发生冲突,围绕着宗教冲突而形成的两大对立政治集团,严重威胁着西哥特王国的稳定。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第三次托莱多宗教会议孕育而生了。本文围绕第三次托莱多宗教会议展开论述,这次会议之后西哥特正式放弃了阿里乌教派,确立天主教信仰,进而开启了西哥特历史的新局面:将伊比利亚半岛统一在了天主教旗帜下,顺应了当时西欧的历史潮流,而且西哥特在这次宗教会议中所申明的“和子句”信条也迅速传至整个西欧,为之后东西方教会大分裂埋下了种子。

具体而言,本文的论述分三部分:

引言为第一部分,简要介绍国内外对此问题的研究现状以及本论文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对这次会议的决议内容进行分析;主要是围绕宗教教义和教会权力扩大两方面来分析这次会议的深远影响。

正文为第二部分,共四小节。第一小节简要介绍早期哥特人接受基督教阿里乌教派及西哥特人不断罗马化的过程;第二小节论述第三次托莱多宗教会议召开前后展开的政治斗争,进而分析会议召开的必然性;第三小节对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内容进行概括分析;第四小节主要论述第三次托莱多宗教会议的历史地位及意义。第三、第四部分是全文的重点。

结论为第三部分,总结全文,简要概括第三次托莱多宗教会议之后西哥特的政治走向、对犹太教徒的迫害,以及如何间接导致东西方教会大分裂等方面。

关键词: 阿里乌教派; 瑞卡尔德; 天主教; 和子句;

## Abstrac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fourth century, Goths people accepted commonly Arianism when Ulfilla preached Arianism along the north side of the Danube River. However, as the history of Goths had been Romanized, especially after they moved to Toledo, Spain, Goths' Arianism belief confronted with Catholicism which Hispano-romans believed. The conflict causing two opposite political groups threatened Visigothic kingdom. Hence, the third council of Toledo of Visigoth was come up as the effective to solve it. It studies and analyses the council in this paper. After that council, Visigoth people chosen to give up their former belief Arianism and converted to Catholicism, which opened a new chapter in their history and for the whole western European Catholicism. Which, the Filioque creed the council declared at that point spread onto the whole Western Europe but also planted the seeds for the Great Schism of Eastern and Western Churches later on.

Specifically, it is separated into three parts in this paper.

First, it introduces the literature review about the topic as well as its basic issues—the analysis on the acts of the council. It mainly talks about the religious creed and authority and also their influence.

Second, it consists of four parts. In the first part, it introduces how the early Goths accepted Arianism and Visigoth were Romanized. In the second part, it illustrates the political conflict before and after the council of Toledo of Visigoth and to show the necessity of the opening of the council. In the third part, it analyses the acts of the council. And in the last part, it demonstrates the historical posi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this council. Among them, the third and fourth parts are the main point of the paper.

Last but not the least, it is the conclusion part. It concludes the political tendency, the persecution of Jews and the Great Schism of Eastern and Western Churches in terms of the third council of Toledo of Visigoth.

**Key words:** Arianism; Reccared; Catholicism; Filioque;

## 独创性声明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据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为获得东北师范大学或其他教育机构的学位或证书而使用过的材料。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谢意。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王燕荣 日期：2009.6.15

## 学位论文授权使用授权书

本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东北师范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东北师范大学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学位论文的复印件和磁盘，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东北师范大学可以将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它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

(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王燕荣 指导教师签名：王燕荣  
日 期：2009.6.15 日 期：2009.6.15

学位论文作者毕业后去向：

工作单位：\_\_\_\_\_

电话：\_\_\_\_\_

通讯地址：\_\_\_\_\_

邮编：\_\_\_\_\_

## 引 言

西哥特人在 5 世纪末占据伊比利亚半岛,到 8 世纪初阿拉伯人征服共统治半岛近三个世纪之久,期间西哥特在其首都托莱多(Toledo)共召开了 18 次宗教会议,史称托莱多宗教会议。本文主要围绕第三次托莱多宗教会议展开:589 年西哥特国王瑞卡尔德(Reccared)正式宣布西哥特社会放弃阿里乌(Arian)教派,皈依天主教。史学界普遍认为第三次托莱多宗教会议是西哥特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这一事件对之后的伊比利亚半岛乃至整个西欧的影响都是巨大的。本论文首先结合 6 世纪初西哥特社会背景及社会力量对比,阐释此次宗教统一会议召开的必然性,并在此基础上深入研究分析此次宗教会议的内容及深远影响,主要集中在这次会议对西哥特王国之后政权发展方向、天主教势力在西班牙地区的发展以及此次会议对基督教教义的调整是如何不自觉的推动了东西教会大分裂等方面,对于第三次托莱多宗教会议的研究有助于更好的了解西哥特历史以及其中世纪历史中的地位。

目前,对西哥特托莱多宗教会议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部著作中:

由美国历史学家奥莉薇亚主编的《中世纪伊比利亚:基督徒、穆斯林和犹太教徒的相关史料》<sup>①</sup>一书中完整地保存了有关第三次托莱多宗教会议内容的第一手资料,即包含了国王瑞卡尔德在这次宗教会议上的讲演稿以及最终签署通过的 23 条决议。

2006 年,英国历史学家菲利普·金出版了《西哥特王国的法律与社会》<sup>②</sup>一书,在研究西哥特所遗留下来的法律文献的基础上,详实而大胆的推测出西哥特社会的大致情况,尤其是所描述的有关西哥特宗教斗争、教会组织运行情况以及犹太教徒此时期的生存状况等都给读者以宝贵启迪;另一方面,书中还对基督教相关宗教教派及信经、信条做了提纲挈领地叙述,使复杂的中世纪宗教斗争显得条理清晰起来。

美国历史学家蕾切尔在 2000 年出版了《589-633 年间西哥特王国的主教、宗教会议及其决议》<sup>③</sup>,书中第二章对第三次托莱多宗教会议的过程做了详尽叙述,论述了会议召开过程中西哥特王国内部社会各势力的斗争,以及会后西哥特王国内部军事、政治贵族与教会贵族达成的共识,为第四次托莱多宗教会议做了铺垫。该书之后又论述了第三、第四次托莱多宗教会议间西哥特天主教会势力的发展及西哥特王国的政治走向。

2006 年英国历史学家罗格·柯林斯出版了《西哥特时期的西班牙:409-711》<sup>④</sup>,全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叙述了西班牙时期西哥特的政治发展史;第二部分则是全书的创新之处,从考察社会和文化的角度出发,整理了西哥特历史的相关文献,记述了西哥

<sup>①</sup> Olivia Remie Constable ed., *Medieval Iberia: Readings from Christian, Muslim, and Jewish Source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7.

<sup>②</sup> P. D. King, *Law and Society in the Visigothic Kingdo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sup>③</sup> Rachel L. Stocking, *Bishops, Council, and Consensus in the Visigothic Kingdom, 589-633*, Ar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0.

<sup>④</sup> Roger Collins, *Visigothic Spain: 409-711*, London: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6.

特文学、建筑成就，以及考古最新发现，最后一章作者从六个方面归纳西哥特法典，并对西哥特民族认同做了简要叙述。此书的作者本身就是一位研究哥特史学的泰斗级人物，他的这部新作也是史学界对西哥特历史研究的最新成果的体现，尤其是对第三次托莱多宗教会议历史影响方面的全局而宏观的思考对笔者启发良多。

收录在英国史学家爱德华·吉姆斯主编的《新视角下西哥特时期的西班牙》一书中由席加斯(J.H.Hillgarth)撰写地论文《西哥特时期的西班牙宗教概论》，对西哥特社会宗教情况作了历史性考察，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借助西哥特保留下来的法典和考古发现来推理论证，认为西哥特社会在伊比利亚半岛时期基本上存在阿里乌教派，半岛北部、东北部的原始宗教信仰，南部及东南部罗马遗民信奉的天主教，西北部苏维汇及法兰克天主教的宗教势力渗透，以及主要分布在半岛中心地带的犹太教徒，同时作者也指出隐藏在不同宗教信仰下的西哥特社会势力的斗争情况。

相比之下，国内史学界对托莱多宗教会议鲜有涉及，甚至对西哥特的历史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通史著作大多浅尝辄止，一笔带过。仅在论述早期基督教会斗争史上，记述了乌菲拉(Ulfilas)在哥特族群的传教活动及阿里乌教派与天主教派的早期斗争，对西哥特及第三次托莱多宗教会议的论述并不详细。

基于西哥特第三次托莱多宗教会议的历史地位及深层历史内涵，笔者试图对第三次托莱多宗教会议作一番研究。本文的考查重点在第三次托莱多宗教会议的内容及历史影响的分析上，正是围绕这一主题展开下文的论述。

## 一、第三次托莱多宗教会议前西哥特的宗教状况

### (一) 哥特人早期的宗教信仰状况

哥特人(Goths)一般被认为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约今天瑞典的南部地区,在今天瑞典南部地区还有称为“Gothland”的省份,这一地名可追溯到公元前一世纪。约公元1世纪左右哥特人、戈比德人(Gepids)、赫鲁尔人(Herules)等一些与哥特人有血亲关系的日耳曼部落共同组成一个大的群体开始集体迁徙。关于迁徙的确切原因我们并不清楚,一种说法是他们遭到了强敌的进攻,还有一种说法是当时哥特社会的庄稼歉收和虫害造成地经济状况恶化,不能满足其人口增长需求,迫使哥特人南下去寻找更富饶的土地。关于迁徙的路线大致是首先穿过波罗的海到达日耳曼尼亚地区东北部,然后越过易北河,逐渐向南扩散,3世纪初定居多瑙河(Danube)北岸。

哥特人通常被描写成身材高大,体格健硕,金发碧眼,面色白皙,这样的体貌特征也与今天瑞典人最为相似<sup>①</sup>。根据塔西陀的记述<sup>②</sup>和之后对哥特族风俗、制度的了解,我们可以断定约1世纪左右定居在波罗的海沿岸的哥特人的大致社会状况:住在分散的木制平房中,每户房子周围都圈有自家耕种地,以畜牧业为主,从战争中获取战俘。在政治上,部族成年男子每月举行例会,讨论部族行政、集体制定法律。部族首领由集体选举产生,但主要来自两大家族:奥梅令家族(the Amalings)和巴尔斯家族(the Balthings)。这两大家族都是哥特历史上的伟大英雄奥玛拉(Amala)的后裔,两大家族对哥特历史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之后的东哥特(Thruingi)王族就是奥梅令家族的延续,而西哥特(Greuthungi)则延续了巴尔斯家族血脉。

关于早期哥特宗教,我们只有粗略的了解。根据早期哥特史学家记述,他们崇拜一定数量的神(certain beings),总称为“Anses”。同与他们血缘相近的诸条顿民族一样,他们也崇拜风暴、智慧与文采之神——乌旦神(Wodan);他们信奉的另一主要神则是提乌神(Tiw),在古印度人和古罗马人的信仰中他是天空之神,条顿勇士则把他看作太阳神和雷神;另外还有哈亚神(Halya),哥特语义为地狱。从中可以得出哥特人早期的信仰为多神信仰,且信仰对象多为自然神。哥特遗留下来的早期文字也证明了这点:没

<sup>①</sup>关于哥特人种的容貌及服饰特征我们可以从矗立在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帝国皇帝阿卡狄乌斯(Arcadius)为纪念其父亲狄奥多西(Theodosius)的而修建的石碑上看的。石碑记录了狄奥多西的一次军事胜利,上面刻画了部分哥特战俘,这些石碑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因为在4世纪末君士坦丁堡的居民已经是相当熟悉哥特人了。

<sup>②</sup>罗马史学家塔西陀(约55—约117)在其著作中两次提到“Gotones”。一次是《日耳曼尼亚志》中:“居住在利捷安(Lygiens)以南地区的日耳曼众族群中,有一支势力比较强大的哥特人(Gotones),但(他们)仍然处于奴隶阶段”。另一次是在《罗马编年史》中:“哥特人为另一个在日耳曼部落战争中失败的王子提供庇护所”。虽然对哥特人居住在波罗的海这一时期的情况没有具体的文本记述,但可以推测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很有可能与塔西陀笔下的同时期的其他条顿人的社会发展状况相差不多。

有记载出现某个单一神的名字，却多次出现“伟大的兄弟神”(“the great twin brethren”)。

对于以上所列举的这些神的等级次序如何，以及除此之外还有哪些神这些问题我们则不得而知了。早期哥特人将所信奉神的形象刻画在石柱上（今天所见形象多是局部，其中有的类似人的头像），有时被描绘在战车上。人们以牲口献祭，但不确定有时是否以活人献祭。在哥特神庙中有男祭司也有女祭司，一旦开始征战，神庙则被看作是圣地，只有少数人可以进出。但可以肯定早期哥特的宗教及文化特权都被祭祀贵族所把持，古哥特文——如尼文字（Runes）的书写只是他们的特权。

## （二） 乌斐拉（Ulfilas）将阿里乌教派传入哥特早期族群

### 1. 阿里乌教派

阿里乌教派与天主教都是基督教的不同分支，二者教义上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如何看待上帝与耶稣基督的关系上。约 318 年，阿里乌（Arius）在埃及保克里斯（Baucalis）教堂作牧师时就提出了他的主要教义，并多次申明其出发点不是出于怀疑基督教，而是从理性和逻辑来考证上帝与耶稣基督的关系。其教义要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认为上帝是唯一真神，其神性不可怀疑，除上帝之外，没有其他神。这一点在他给伊兹米特（Nicomedia）主教亚历山大的信中进行了明确表述：“我们只承认上帝，他是万物之始，他永恒存在，他是唯一真理……”。

二、认为上帝是万物之始，是万物的创造者，而作为其创造物的俗世不配直接听从上帝的指令，因此上帝降下他的独子。同时指出：上帝是唯一创造者，耶稣基督也是天父创造物，却又不同于其他上帝创造物，他是“the first-begotten of all creation”，“he had been created out of nothing”<sup>①</sup>。即在上帝与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上，认为耶稣是上帝的“代理人”，是上帝的创造物，其神性低于天父。

三、认为上帝是唯一、永恒真理，而耶稣基督不能体现上帝的全能大德。阿里乌在给圣·阿萨纳斯乌斯（St.Athanasius）的信中说道，“圣父对圣子还是有所保留的，并且圣子有时也不能完全理解天父（的旨意）”<sup>②</sup>。甚至有一些激进阿里乌教派分子认为圣子很容易动摇和堕落的，一定程度上怀疑耶稣基督的神性。

而对于上帝与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天主教则认为：“上帝是永恒的，圣子也是永恒的”圣父与圣子永恒存在，耶稣就是天主本人。“从跟随耶稣基督的最初的使徒的话语中（我们）坚信：圣子是与圣父一样的，圣子称他自己是那不能见的上帝所投下的影子，我们坚信我主耶稣基督，天父的儿子，是由天父所造并高于一切上帝创造物，圣子与圣父是同一的道，同一的光、生命、真理与智慧……任何人秉持与此相异的理念都将不容于天主教会”<sup>③</sup>。

阿里乌派的信众主要在东罗马，那里既受波斯等中亚国家等级森严的政治现实影

<sup>①</sup> P. D. King, *Law and Society in the Visigothic Kingdo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233.

<sup>②</sup> Ibid.

<sup>③</sup> H. M. Gwatkin, *Studies of Arianism: Chiefly Referring to the Character and Chronology of the Reaction Which Followed the Council of Nicaea*, Cambridge: Deighton Bell and Co., 1900, pp.180-182.



响，又深受希腊哲学影响，信徒们虽信奉宗教，但崇尚理性；反阿里乌派则主要集中在帝国西部，两派斗的不可开交，影响了基督教内部的团结和稳定。在这种情况下，325年君士坦丁大帝召集帝国大主教在尼西亚召开宗教会议，确定了尼西亚信经为帝国东西部全体教会所应信奉的经典，并判定阿里乌教派为异端。

## 2. 乌斐拉传教活动及成就

乌斐拉约 311 年出生，他是哥特与罗马人的混血。相传其祖父是 267 年哥特人劫掠卡帕多西亚 (Cappadocia) 时，作为俘虏被掠至多瑙河北岸哥特驻扎地达西亚 (Dacia)。等到乌斐拉这一代，其身份认同则更多是哥特族群了。值得注意的是，被掠至哥特驻扎地的俘虏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基督徒。

哥特人在多瑙河北岸定居以来，尤其是 3 世纪中期之后，更是多次越过多瑙河侵扰罗马帝国边界省份。4 世纪初罗马军队与西哥特交锋，大败哥特王埃瑞克 (Araric)，约 332 年战败的哥特王派遣使者团前往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议和，年轻的乌斐拉就是其中一员。其原因可能是乌斐拉通晓哥特文和希腊文，同时乌斐拉作为埃瑞克王儿子的陪同人员一起留在帝都作为“人质”，趁此机会他在君士坦丁堡接受了教育，能熟练使用拉丁和希腊语，最重要的是在这一时期他确定皈依成为基督教阿里乌派教徒，并立志传播福音，认为将福音传入像哥特那样一个被异教充斥的落后社会是义不容辞的任务。341 年恰逢乌斐拉 30 岁，他参加了来自全国的大主教在安提俄克 (Antioch) 举行的宗教集会，会上任命他为多瑙河北岸哥特居住地的主教。

在哥特民族接受基督教的过程中，乌斐拉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肯定的是在他之前哥特人中信奉基督教的人数并不多。他在达西亚传道 7 年后，赢得了大量信众，但同时也遭到了当时哥特王阿萨纳里克 (Athanaric) 的迫害，于是乌斐拉写信给君士坦丁大帝请求为哥特基督徒提供避难所，君士坦丁大帝欣然同意并大加赞赏乌斐拉的布道行为。约 348 年左右，乌斐拉带领数千哥特信徒穿过多瑙河，定居在了巴尔干山脉脚下的默西亚 (Moesia) 省。乌斐拉在这里继续传道，信徒大量增加；他也培养了许多传教士来继续他的事业，潜心修道之余，最大的成就就是在糅合希腊文和古哥特文 (Runes) 的基础上创立了哥特文字，进而将圣经翻译成哥特文，可以肯定这一举动必然促进了传道活动的发展。380 年他前往君士坦丁堡，并于次年死在那里。值得注意的是在达西亚仍然有大量信奉基督教的哥特人未跟随乌斐拉离开，他们的势力迅速发展，以至到了 369 年哥特王阿萨纳里克认为必须采取强制手段才能遏制基督教的继续发展。但在随后哥特族群的政治斗争中，弗里森捷恩 (Frithigern) 打败阿萨纳里克成为哥特王，而前者恰好也是基督徒，或者说至少对基督教有好感，在这样环境下基督教得到迅速传播，以至几年之内，整个哥特族群，不论是西哥特还是东哥特都称自己为基督徒了<sup>①</sup>，只是他们信奉的是阿里乌教派。不仅如此，在四世纪上半期整个多瑙河流域阿里乌教派都十分流行。

<sup>①</sup> Henry Bradley, *The Goth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End of the Gothic Dominion in Spain*, Whitefish: Kessinger Publishing LLC, 2005, p.58.

### （三）图卢兹西哥特王朝时期的宗教状况

东、西哥特定居在多瑙河北岸之后，多次侵扰罗马帝国边界，却始终被阻挡在帝国之外。这种对待之势的转折点是来自中亚的匈奴人（Huns）的出现。370年开始，匈奴人突袭东哥特王国，东哥特王阿萨纳里克（Athanaric）率部众向西南逃窜，寻求西哥特庇护<sup>①</sup>。面对这种情势，西哥特与东哥特一起向罗马帝国求助，请求进入帝国内避难。376年，罗马皇帝瓦伦斯（Valens, 364-378）自知无力抵挡难民潮，同时认为可招募哥特成年男子加入罗马军团，于是同意了哥特人的请求。但东罗马帝国边界地方官员却是残暴对待进入帝国寻求庇护的哥特人，哥特人在重压之下发生了叛乱。

378年，哥特人在阿拉里克（Alaric）率领下，于安德里亚堡（Adrianople）战役中大败罗马军团，罗马皇帝瓦伦斯被杀，哥特因此控制了巴尔干半岛东部地区。罗马帝国继任皇帝西奥多西（Theodosius, 379-395）381年与哥特军队订立协约：哥特军队作为雇佣军加入罗马军团。自此以后哥特军队在阿拉里克的领导下，奔赴帝国西部参加帝国内战，而阿拉里克也成为西哥特（Visigoth）巴尔特王朝（the Balt Dynasty）的开创者。

根据英国史学家彼得·海瑟（Peter. J. Heather）教授的观点，匈奴入侵后，原来居住在多瑙河沿岸的诸蛮族中进入罗马帝国寻求庇护的只是占了一部分，还有相当数量的人继续留在了原驻地与匈奴杂居，成为后来匈奴帝国的一部分<sup>②</sup>。美国史学家罗格·柯林斯教授也持相同观点，认为此时的西哥特“Visigoth”事实上是378年迁入帝国的部分西哥特人（Thruingi）、东哥特人（Greuthungi）以及当时居住在多瑙河南北岸的其他蛮族族群共同构成的新族群，“由于多种原因，他们被迫离开原驻地，进入新的境地，过上了以军事战斗为主导的生活”<sup>③</sup>。到4世纪90年代左右这些居住在巴尔干半岛东部地区的诸蛮族，在西哥特人阿拉里克的领导下形成了新的哥特民族认同——Visigoth。随后作为雇佣军身份到达罗马帝国西部作战之后，约405—415年左右，这一新族群再次分化，部分分支在巴尔干半岛西部、意大利和高卢等地区定居，而新的西哥特民族主体则仍然为阿拉里克所领导，进入了高卢南部和伊比利亚半岛。

410年阿拉里克带领西哥特人洗劫了罗马，他的继任者阿道夫（Ataulph, 410-415）同年带领西哥特人从意大利撤离奔赴富饶的高卢。在此有必要了解一下当时罗马帝国的军队情况：自5世纪之初起，帝国的统一局面就不复存在，无论是帝国东部还是西部，都很难找到罗马军团的存在痕迹了<sup>④</sup>。在帝国西部，407年康斯坦丁三世（Constantine III）命令驻守不列颠的罗马军团撤至高卢；驻守在伊比利亚半岛的罗马军队也在410年被投放到高卢战场上。至416年，帝国所直接统领的军队也只局限于意大利地区、非洲北部和高卢南部部分地区，而不列颠、西班牙和高卢北部这些帝国权利真空地带则被各蛮族军队所占领了。

<sup>①</sup> E. A. Thompson, *A History of Attila and the Huns*, Oxford: Clarendon., 1948, pp.20-24.

<sup>②</sup> Peter. J. Heather, *The Goths*, Hoboken: Wiley Blackwell, 1998, pp.109-129.

<sup>③</sup> Collins Roger, *Visigothic Spain: 407-711*, London: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6, p.22.

<sup>④</sup> Collins Roger, *Early Medieval Europe, 300-1000*. (2<sup>nd</sup> ed.),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Publishing, 1999, pp.80-99.

作为罗马帝国的雇佣军，在西哥特王沃利亚（Wallia, 415-419）时期，他们受罗马皇帝君士坦提乌斯（Constantius）委托进攻伊比利亚半岛，大败阿兰人（Alans）、苏维汇人（Sueves）和汪达尔人（Vandals）。419年帝国赐给西哥特高卢南部阿基坦（Aquitaine）地区作为永久驻地<sup>①</sup>以犒劳哥特军队，西哥特定都图卢兹（Toulouse）并以此为据点，在整个5世纪不断侵袭伊比利亚半岛。另一方面，随着西罗马帝国的不断衰亡，哥特自身的民族认同意识不断增长，他们越来越倾向于摆脱帝国控制，转而谋求自身在高卢南部和伊比利亚半岛的利益。因此，西哥特不断蚕食着帝国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势力范围，帝国掌控之下的塔拉克尼西斯（Tarraconensis）省份的沿海地区和埃布罗（Ebro）河谷地带的部分地区在466年也归于西哥特王尤里克（Euric）统治之下。至476年，西哥特控制了高卢南部地区和几乎整个伊比利亚半岛（除了加利西亚省份（Galiccia）仍被苏维汇占领外）。

伴随着西罗马帝国的陷落，原高卢地区的部分军事将领纷纷在卢瓦尔河（Loire）沿岸建立了地方政权，控制了高卢大部分地区；更为重要的是，帝国的陷落同时也给日耳曼蛮族之一的法兰克人提供契机，使他们能够向莱茵河下游扩张。486年，法兰克人首领克洛维（Clovis）打败亚格里乌斯（Syagrius）地方势力，至此扫除了罗马军事将领在高卢北部的全部力量，之后继续东征打败了阿拉曼人（Alamans），南下重创了勃艮第王国（Burgundians），不断扩展着新兴王国的势力范围。因此到了6世纪初，定居于卢瓦尔河谷地带的西哥特人便成为克洛维统一高卢地区的下一个目标了。507年，法兰克王克洛维在沃耶（Vouillé）战役中大败西哥特，西哥特王阿拉里克二世（Alaric II）被杀死。随后图卢兹陷落，法兰克人和勃艮第人共同瓜分了西哥特在高卢南部的领地。在东哥特出兵帮助下西哥特才不至于灭亡，此时西哥特不得不退往伊比利亚半岛。

此时期西哥特的宗教情况比较复杂，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自4世纪中后期以来，罗马帝国境内的几乎所有日耳曼蛮族都是基督徒了”<sup>②</sup>。当这些蛮族以雇佣军身份进入帝国西部之后，数世纪的发展使他们的宗教信仰也稍稍发生了一些改变。比如说5世纪末逐渐强盛起来的法兰克人就接受了天主教信仰，在他的影响下，勃艮第人也在6世纪初由阿里乌教派转向天主教，随后苏维汇人也改宗天主教<sup>③</sup>，乃至到了6世纪中期，在西欧诸蛮族中信奉阿里乌教派的只剩下东哥特和西哥特人了；另一方面，反阿里乌教派的信徒也多集中在帝国西部，这样的宗教大环境都一再考验着哥特人的阿里乌教派信仰。

二、罗马文化因素的影响。哥特作为雇佣军进入罗马帝国西部之后，逐渐罗马化。“早在他们定居阿基坦地区时，西哥特上层就开始了罗马化进程”<sup>④</sup>。哥特勇士对罗马帝国的态度也由最初敌视逐渐发展为渴慕帝国文化。自西哥特王阿道夫（410-415）时

<sup>①</sup> Herwig Wolfram, *History of the Goth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p.170.

<sup>②</sup> E. A. Thompson, "Christianity and the Northern Barbarians", in Arnaldo Momigliano ed., *The Conflict between Paganism and Christianity in the Fourth Centu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p.56-78.

<sup>③</sup> Paul Fouracre ed., *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Vol.1*, p.166: "Rechiarius(448-456)was the first Sueve king to Catholicism....."

<sup>④</sup> E. A. Thompson, "Visigothic Spain",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1998, VI, p.219.

期起就开始学习并吸收罗马法<sup>①</sup>，由吸收罗马法起开启了学习罗马文化的一系列文明进程，这一过程中对天主教也有了逐步深入的了解。西哥特罗马化更进一步是在5世纪西哥特定居高卢南部之后，哥特贵族与罗马地方贵族的合作进一步加深，如西哥特人征服伊比利亚半岛就是与高卢和西班牙地区罗马化的地方显贵们，尤其是当时帝国军政要员一起合作完成的。“攻打伊比利亚半岛塔拉克尼西斯（Taraconensis）省份时，西哥特的将领们就和当时帝国在半岛上的最高军事长官文森特（the Dux Hispaniarum Vincent）一起合作的”<sup>②</sup>。蛮族军事集团与罗马地方贵族的合作与融合体现在多方面，但与此同时两派间宗教信仰的矛盾也逐渐显露。当西哥特退守伊比利亚半岛时，就不得不考虑如何更好的处理与当地罗马旧贵族的宗教关系，惟此才能更好的治理伊比利亚半岛。

总而言之，这一时期虽然西哥特人仍然坚持阿里乌教派，但在周围政治、文化环境下天主教的影响逐渐加强，西哥特社会的阿里乌派宗教信仰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

<sup>①</sup> E. A. Thompson, "The Visigoth from Fritigern to Euric", *Historia*, 1963, XII: p.113.

<sup>②</sup> Paul Fouracre ed., *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Vol.1*, p.170.

## 二、 第三次托莱多宗教会议的召开

### (一) 托莱多西哥特王朝早期的宗教状况

#### 1. 莱奥维希尔德 (Leovigild) 武力统一半岛

4 世纪 90 年代开始就有部分西哥特人开始向伊比利亚半岛迁徙。507 年被法兰克人重创后西哥特退守伊比利亚半岛并定都托莱多 (Toledo) 直至 711 年西哥特灭亡。西哥特 6 世纪初面临的威胁主要来自两方面:

第一、内部环境上, 王庭政变和地方叛乱频繁, 6 世纪的伊萨多尔 (St Isidore of Seville) 所著《哥特史》中对此有详细描述。

自 507 年以后, 西哥特王国的政权就被东哥特国王直接或间接控制了。507-548 年, 被认为是东哥特对西哥特内政的“干涉期”, 也可以说是西哥特在伊比利亚统治的“模糊期”, 缺乏有关这一时期的史料<sup>①</sup>。这一时期西哥特王位更替频繁, 国王多死于宫廷政变。6 世纪初在半岛内政上, 西哥特的一些上层将领对国王的效忠程度有所下降, 反而更愿意与当地的旧罗马贵族合作。这主要是因为地方旧罗马贵族仍在地方事务管理中占有很大影响力。旧罗马贵族和日耳曼上层联姻是常见的合作方式, 也是他们相互融合的一个开端<sup>②</sup>, 奠定了哥特和当地旧罗马贵族共同治理西班牙地区的政治格局。

第二、外部环境上, 北面有法兰克人压境, 时而南下侵犯; 拜占庭帝国方面, 查士丁尼大帝开展收复失地运动, 在伊比利亚半岛南部和东南部, 如麦蒂那一西多尼亚 (Medina Sidonia)、科多巴 (Córdoba)、马拉加 (Málaga) 都建立了军事据点, 这些地方直到莱奥维希尔德统治时期才得以收复<sup>③</sup>。

图尔主教格里高利 (Gregory of Tours) 的著作中多次提及法兰克南下侵扰西班牙地区<sup>④</sup>。到了 6 世纪 60 年代之后西哥特和法兰克人的敌对关系通过联姻得到了缓和: 阿萨纳吉尔德 (Athanagild, 554-567) 的两个女儿嫁给了法兰克王西格伯特一世 (Sigebert I, 561-575) 和克尔柏里克一世 (Chilperic I, 561-584)<sup>⑤</sup>。

西哥特在伊比利亚半岛重新确立统治是在莱奥维希尔德 (569-586) 之后。569 年, 莱奥维希尔德在托莱多被拥立为王, 并娶了阿萨纳吉尔德的遗孀高顺斯 (Gosunth) 为妻, 最大限度地争取到政治支持, 他任期内武力统一了伊比利亚半岛, 为西哥特在伊比利亚半岛恢复统治建立了不朽功勋。

<sup>①</sup> Peter Heather, *The Visigoths from the Migration Period to the Seventh Century: An Ethnographic Perspective*, Woodbridge, Boydell Press, 1999, p.477.

<sup>②</sup> Hagith Sivan, "The Appropriation of Roman Law in Barbarian Hands: Roman-barbarian Marriage in Visigoth Gaul and Spain," in Pohl and Reimitz eds., *Strategies of Distinc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Ethnic Communities, 300-800*, Bosto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1998, p.189-203.

<sup>③</sup> E. A. Thompson, "Visigothic Spain",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1998, VI, pp.320-323.

<sup>④</sup> Gregory of Tours, *Libri Decem Historiarum III.29*, ed. Bruno Krusch and Wilhelm Levison (=MGH SRM vol.1), p.246.

<sup>⑤</sup> Ian Wood, *The Merovingian Kingdoms 450-751*, London: Pearson Education, 1995, p.120.

根据热那亚主教的约翰（John of Biclarum, 592-约 614）记载，约 570 年莱奥维希尔德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征战，其路线大致是先南后北。570 年开始南征，首先袭击了 Bastania 地区（今天的巴斯塔尼亚地区），但遭到了来自马拉加（Málaga）的拜占庭军队的拦截而撤退；571 年，试图从帝国手中收复 Asinoda（今天的麦蒂那一西多尼亚 Medina Sidonia）地区，但遭到失败；572 年，从帝国手中收复科多巴（Córdoba）以及位于瓜达尔基维尔（Guadalquivir）河谷地带的一些军事据点；573 年，征服 Sabaria 地区（可能在今天萨拉曼卡地区 salamanca 附近）。

574 年，大举北征。先攻克卡塔布里亚（Cantabria）地区，大量地方贵族被处死。自 409 年阿兰、苏维汇、汪达尔等蛮族陆续进入伊比利亚半岛以来，西班牙—罗马地方贵族开始逐渐掌握地方政权，但 574 年以后，这种情况不复存在。575 年，继续攻克了 Aregenses montes 地区（可能在今天奥伦塞 Orense 省的东部地区），清除了地方贵族阿斯庇底乌斯（Aspidius）在此的势力；576 年，大举进攻苏维汇王国，此时苏维汇国王米罗·约翰（Miro John）迅速与莱奥维希尔德议和，成为西哥特的附属国。577 年，远征 Orospeđa 地区（可能在瓜达尔基维尔河谷地带），并顺利将这一地区划归西哥特统治之下。至此，除半岛北部大批未罗马化的原住民（以坎塔布连人和巴斯克人为主），莱奥维希尔德基本上统一了伊比利亚半岛，将西哥特王国的统治推向高峰。

约长达七年的征战，莱奥维希尔德不仅收复了伊比利亚半岛的南部领地，而且在半岛西部和北部也重新恢复了西哥特的霸权统治，同时也结束了半岛长时间以来的地方旧贵族各自为政的局面，恢复了整个半岛的政治秩序，为西哥特王国的统治奠定了稳定基础。

## 2. 莱奥维希尔德召开阿里乌派宗教会议

“经过多年内战和地方分裂势力的威胁，莱奥维希尔德最终扭转了西哥特王国颓废的趋势，在半岛大部分地区确立了自己的权威”<sup>①</sup>，但相比政治上的大一统，托莱多西哥特王朝面临的宗教状况却令人堪忧，宗教斗争成为此时威胁王国稳定的首要因素。

莱奥维希尔德武力统一西班牙地区后，其政治统治依靠力量无外乎两方面：哥特军事贵族和西班牙地区罗马化的地方贵族。事实上罗马帝国后期地方统治体制就采取军政分离的制度，具体到西班牙地区为哥特人分管军事，罗马地方贵族掌管地方政务。在西哥特统治西班牙时期，这两方阵营统一在莱奥维希尔德之下，在政治和军事上共同合作；但宗教领域的分歧却成为两方阵营斗争的集中点，即哥特人信仰阿里乌派，而地方旧罗马贵族多信仰天主教派。不可否认两方阵营在宗教领域的分歧必然引起斗争，乃至直接威胁到王国的正常化管理。

具体到地方上，天主教与阿里乌教派之间的斗争也是愈演愈烈，每一个大城市像梅里达（Mérida）都要设立两所教堂。对天主教主教来说，他面临着来自国王和教区内阿里乌派敌对势力的双重压力；而阿里乌教通常在地方贵族势力薄弱，不足以保护天主教

<sup>①</sup> Collins Roger, “Mérida and Toledo, 550-585”, In Edward James ed., *Visigothic Spain: New Approache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189-219.

教职人员的地区大行其道，他们依靠国王是阿里乌教派信徒这一心理优势来得到当地百姓的尊敬，并打压当地的天主教势力<sup>①</sup>。

约 580 年莱奥维希尔德在托莱多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阿里乌教派宗教会议。这次宗教会议最显著的成果就是修改了阿里乌教派部分教义来缓和王国内部的宗教及政治纷争，即承认“圣子与圣父地位平等，圣子与圣父同一，并且永生”这一理念，试图借此“缓和天主教和阿里乌教派关于三位一体学说的分歧，让天主教徒，至少是天主教的主教们更容易接受”<sup>②</sup>。但需要指出的是这次阿里乌宗教会议虽然肯定了圣子与天父平等的地位，但仍然拒绝接受圣灵理论，认为“圣子与圣灵不为同一”<sup>③</sup>。不管这次会议的召开对当时天主教和阿里乌教派之间的斗争有多大程度的缓和，但我们至少可以看出此时的宗教问题已经相当严重，甚至连信奉阿里乌教派的国王都不得不修改阿里乌教义来缓和与天主教的矛盾，可见此时阿里乌教派已经处于劣势了。而推动阿里乌教派走向灭亡的一个重要导火索就是当时的王子——埃梅内希尔德改宗天主教。

## （二） 圣·埃梅内希尔德（St. Hermenegild）叛乱

573 年，莱奥维希尔德为两个儿子埃梅内希尔德（Hermenegild）和瑞卡尔德（Reccared）举行了婚礼。埃梅内希尔德娶了法兰克公主尹盖蒂斯（Ingundis），但这位公主却是位天主教徒。但莱奥维希尔德的王后高顺斯（Gosunth）却是一位极度虔诚的阿里乌教派教徒。根据图尔主教格里高利的描述，尹盖蒂斯拒绝改宗阿里乌教派，高顺斯因此而虐待她<sup>④</sup>，于是在高顺斯的强势下一场家庭纷争爆发了。在这种情形下，莱奥维希尔德将长子埃梅内希尔德派往塞维利亚（Seville）城，作为王国南部的统治者。

在塞维利亚，埃梅内希尔德在妻子尹盖蒂斯和当地天主教大主教利安得（Leander）的劝说下皈依天主教，放弃了阿里乌教派信仰。579 年，他与拜占庭帝国在半岛南部的残留军队联系起来，北部则以此时已改信天主教的苏维汇人为外援，以塞维利亚为据点发起了反对他父亲的叛乱。关于埃梅内希尔德叛乱的原因，英国史学家巴布罗和劳琳教授（A.Barbero and M.I.Loring）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宗教原因，二是王国内部的权利纷争<sup>⑤</sup>。

莱奥维希尔德针对儿子的反叛行为一开始并没有立刻作出回应，到了 582 年莱奥维希尔德才调动军力镇压叛乱。584 年塞维利亚城陷落，埃梅内希尔德逃离至科多巴（Córdoba）并在此被逮捕，追随他的势力和城市也纷纷投降。埃梅内希尔德被流放至瓦伦西亚（Valencia），585 年他在逃往法兰克的中途再次被捕，据传他的父亲曾多次派人劝诱他，告诉他只要他放弃天主教信仰，就可以重获自由和王室特权，但他坚持天主教信仰，不肯妥协，最终被谋杀。约 590 年，埃梅内希尔德被教皇格里高利（590-604）

<sup>①</sup> Ibid.

<sup>②</sup> Collins Roger, *Visigothic Spain: 407-711*, London: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6, p.57.

<sup>③</sup> Isidore, *De Viris Illustribus XXX*, ed. C. Codoner Merino, (Salamanca, 1964), p.151: bishop Severus of Málaga wrote a treatise against Vincent, who had defeated from Catholicism to Arianism.

<sup>④</sup> Gregory of Tours, *Historiae V. xxxviii*, ed. Krusch and Lecison, p.244.

<sup>⑤</sup> Paul Fouracre ed., *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Vol.1*, pp.186-188.

视为天主教的殉教者，封为“圣·埃梅内希尔德”（St. Hermenegild）<sup>①</sup>，在西哥特改宗天主教以后也备受尊崇。

埃梅内希尔德的叛乱只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缩影，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西哥特阿里乌教派信仰在王国内部受到天主教徒，尤其是半岛内部罗马化的西班牙本土贵族的巨大挑战，一定程度上，埃梅内希尔德的事情对弟弟瑞卡尔德之后改宗天主教或多或少是有些影响的。在王国外部环境上阿里乌教派也备受挑战，半岛南部拜占庭帝国的军队仍有残留，他们与当地罗马化的西班牙本土贵族以相同的宗教信仰为纽带联系起来，反对信奉阿里乌异端的西哥特政权；半岛西北部苏维汇人早在5世纪中期就开始皈依天主教；受高卢地区强大的法兰克人的影响，伊比利亚半岛北部也有日趋同化的趋势。所有这些严峻的形势都深深影响了即将即位的弟弟瑞卡尔德。

### （三） 瑞卡尔德（Reccared）即位及第三次托莱多宗教会议的召开

586年，瑞卡尔德即位成为西哥特国王，他统治时期是西哥特历史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即此时期西哥特王国正式放弃了阿里乌异端，转而改宗天主教。

从瑞卡尔德即位之初王国内部的宗教力量对比来看，此时天主教与阿里乌教派相比具有一定的优势：首先在人数上，阿里乌派主要信奉者大多是西哥特人，相对是一个较小的人数团体，而半岛上的天主教徒多为本土居民，人数相对较多；在教义上，西哥特人对阿里乌教义的兴趣度逐渐降低，对教义的理解也越来越生疏；再次，相比天主教的宏大视野，阿里乌教会只是固步自封的落后团体；最后，哥特人并不拒绝天主教新奇世界观，因为教义告诉他们要宽容，在这样背景下，哥特人就极易被天主教徒的热情所感染了。

瑞卡尔德在即位之初就认识到，父亲的统一大业中，如果没有解决好宗教问题就不是真正的统一。同时他也明显认识到天主教势力在半岛内不断增强，在这种环境下如果继续推行一个被王国大部分居民视为异端的教派，那要保持政权的领导地位就相当困难了。因此瑞卡尔德认为解决王国内宗教问题的一个有效方法就是占少数的宗教团体皈依占人口多数的宗教派别，即皈依天主教。这一行为必然要触动个别人的切身利益，如何能够消除宗教分歧而不引起暴乱呢？瑞卡尔德主要采取了以下步骤：

第一步，587年瑞卡尔德召集了王国内所有主教集会，在他的主持下，要求这些主教就各自教派所秉持的教义进行公开辩论，并告诉他们辩论的结果将决定他是否接受天主教。经过激烈讨论后，阿里乌教派逐渐处于劣势，瑞卡尔德随即宣布天主教的教义更加信实，他决定加入天主教。

第二步，随后召集了全国阿里乌教派大主教在托莱多集会，会上讨论了多项问题，不仅包括教义理论上的，也包括了阿里乌教派此后实际运作中的一些安排。对于不愿皈依天主教的阿里乌主教们，仍可保持在原教区内的特权和传教活动，但也要允许天主教

<sup>①</sup> Gregory the Great, *Dialogues* III. P.31, ed. A. de Vogue, *Gregoire le Grand, Dialogues*(3 vols.,paris,1978-80), vol. II (1979), p.71.



神职人员在同一个教区内拥有相等特权及自由传教的权力<sup>①</sup>。值得注意的是，瑞卡尔德宣布加入天主教后在全国带动了一股皈依天主教的风潮，不仅下层民众，甚至阿里乌教派传道士和一些主教也皈依了天主教，这也从另一方面证实了瑞卡尔德看似冒险的举动实际是顺乎历史潮流的，阿里乌教派已经是明日黄花了。

第三步，589年瑞卡尔德召开了第三次托莱多宗教会议。除国王和王后外，还有72位主教<sup>②</sup>和一些次级教会人员以及一些哥特贵族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上最终确立西哥特社会放弃阿里乌教派，改宗天主教，并制定相应法律来管理今后的教会运作。这次会议的顺利召开表明了放弃阿里乌教义转信天主教这一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至此基本都得到了很好的商定和解决<sup>③</sup>。

当然也存在一些固执的阿里乌派教徒，毕竟哥特人接受阿里乌教已长达两个多世纪，最顽固的力量可能来自阿里乌教派教职人员。他们大都属于世袭特权阶层，皈依天主教直接触动了他们的既得利益。因此，瑞卡尔德改宗之后面临了多次阿里乌教派势力的挑衅：587年，哥特贵族赛迦(Segga)在路西塔尼亚地区的阿里乌教派主教桑纳(Sunna)支持下发动宫廷政变，但未成功，赛迦和桑纳都被流放到国外。588年，托莱多地区阿里乌教派主教乌迪拉(Uldila)和瑞卡尔德的母后高顺斯谋反，两人同样也被流放。虽然之后半岛部分地区还会有一些阿里乌教派的声音，但基本已经成不了气候，改信天主教是大势所趋，历史的必然。

<sup>①</sup> Collins Roger, *Law, Culture and Regionalism in Early Medieval Spain*, Aldershot : Variorum. 1992, p.4.

<sup>②</sup> 具体人数不确定，也有67位主教的说法，这里采用柯林斯·罗格的观点。

<sup>③</sup> Collins Roger, *Law, Culture and Regionalism in Early Medieval Spain*, p.5.

### 三、第三次托莱多宗教会议的主要内容

589年5月，国王瑞卡尔德召集全国72位主教在首都托莱多集会，史称第三次托莱多宗教会议。这次会议正式宣布西哥特王国放弃阿里乌教派信仰，皈依天主教，并由大主教们制定条例来指导和管理此后王国内的教会组织运作及民众生活，会议制定的决议由全体主教签署通过并以成文法的形式确定下来。参加这次集会的除了国王、王后、大主教外，还有部分次级教会人员和西哥特贵族，会议由塞维亚大主教圣·利安得<sup>①</sup>和塞维亚的圣·伊西多尔（St. Isidore of Seville）主持，分两阶段进行：

准备阶段：会议正式开始前，国王号召所有与会人员参加为期三天禁食和祈祷。

三天后，会议正式开始：先由瑞卡尔德发表演说，主要论述了他皈依天主教的理由，并从神学角度论述了天主教三位一体学说与阿里乌派相关教义间的区别、谴责并批判了阿里乌本人和阿里乌派教义，发誓接受并遵从尼西亚（Nicaea）、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以弗所（Ephesus）、查尔西登（Chalcedon）宗教会议所确立的信经，正式陈述并再次肯定了他的天主教信仰。这一演说得到了所有与会人员的赞成与欢呼。

他之后有个天主教主教提议：要求与会所有人员公开表明自己的宗教立场，尽管早在587年国王宣布皈依天主教时，他们就已经跟随皈依了，但还是答应再次确认一次。由此确认我们知道参加这次集会的阿里乌主教只有8人<sup>②</sup>，可以看出此时阿里乌教派在半岛内的宗教斗争中早已败下阵来。

会议最后是国王委托主教们讨论并起草今后西班牙地区天主教会日常运行及发展过程中所应遵循的原则和规章，大致制定并通过了23条决议，并以成文法的形式确定下来。之后利安得作了冗长的布道，并以此为闭幕演说词。这次集会的决议在内容大致可分为四个方面：

#### （一） 对宗教教义的调整

第一，斥责阿里乌教派为异端，规定唯有天主教信仰是真信仰。

第二，鉴于西班牙部分地区的教会之前受到阿里乌教派或其他异端的影响，天主教规范的教义在这些地区并不明确，因此为抵制阿里乌教派和巩固人们的天主教信仰，大主教们认为应该重新明确天主教教义，进而指导各地教会健康和平的发展，早日实现半岛内教会统一。在这样的目的驱使下，主教们再次确认了基督教四次宗教会议（分别为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以弗所和查尔西登宗教会议）所确立的信经和罗马教皇的重要宗

<sup>①</sup> 埃梅内希尔叛乱爆发后，利安得被埃梅内希尔派到君士坦丁堡寻求军事帮助，当瑞卡尔德即位后，他从君士坦丁堡返回西班牙，帮助瑞卡尔德召开并主持了第三次托莱多宗教会议

<sup>②</sup> 八个阿里乌主教分别为：Ugnas of Barcelona, Ubiligisclus of Valencia, Murila of Palencia, Sunnila of Viseo, Gardingus of Tuy, Bechila of Lugo, Argiovitus of Oporto, and Froisclus of Tortosa，从名字中可以看出这八人都有着日耳曼血统，其中有四人是来自原来苏维汇王国境内的教区。

教书信为半岛内唯一的信仰根据，认为西班牙地区的教徒们都应该重新学习天主教教义，都要信服教会并遵从教会管理。

这些主教们重申并确立了历届宗教会议的信条和罗马教皇的重要法令，得到了国王的赞同，因此8世纪哥特史学家约翰（John of Biclaro）在其著作中也将瑞卡尔德比作君士坦丁大帝和马尔西安（Marcian），因为尼西亚和查尔西登宗教会议都是在这两位皇帝的倡导下举行的，而西哥特的第三次宗教会议就是罗马帝国这两次伟大宗教会议的继续，这样西哥特国王就“以罗马帝国，尤其是皈依基督教之后的罗马帝国的政治继承者自居”<sup>①</sup>。可能正是怀有这样的想法，瑞卡尔德自赋君士坦丁王朝的姓氏“Flavius”，这一姓氏被后世的历代哥特国王一直沿用，因此西哥特在教义上的这一转变被看作是哥特贵族更加渴慕罗马文化的表现，哥特罗马化过程借此又进了一步。

第三，在重申君士坦丁堡信经（the Creed of Constantinople）的基础上，又补充了“Filioque”<sup>②</sup>（“和子句”）这一信条，正式确立了“三位一体”<sup>③</sup>学说。尽管“和子句”信条在拜占庭基督徒中曾引起过激烈争论，但却从未被帝国正式接受，这使得拜占庭教会与西方天主教有了根本分歧。

事实上查士丁尼553年召开第二次君士坦丁堡宗教会议拒绝“和子句”这一信条的行为，最终促使西欧大多数天主教会下定决心与拜占庭教会决裂，而西班牙的天主教神职人员就是坚决反对查士丁尼这次宗教会议的狂热代表<sup>④</sup>。可见，西哥特王国企图借助宗教教义扛起了罗马帝国继承者的旗号。

第四，对具体宗教实践活动也做了一些规定，比如西班牙地区的天主教会忏悔这项环节上，就与天主教有一些区别。天主教的一贯做法是当人们犯罪或有犯罪念头时，就应去教会向牧师求助，但在西班牙地区则融合了之前阿里乌教派或其他异端的一些传统，认为当人们已犯罪或被犯罪的想法所困扰而想忏悔时，则要参与教会集会，与其他有相似情况的人聚在一起，相互抚头安慰来缓和自己情绪，待好转后就可离开。同时，要求修道的男人必须剃度，女人必须穿道袍。

第五，也是基督教明确规定的：禁止任何形式的偶像崇拜。在历史渊源上，西班牙和高卢地区有着浓厚的偶像崇拜情结。据记载，西班牙地区每个教区的主教，除了管理教区事务外，还要不遗余力去清除各地的偶像崇拜现象，但似乎是屡禁不止，甚至有时不得不对情节严重者处以刑罚。

## （二） 有关教会职权的规定

在王国内部宗教事务管理上，天主教会确立了绝对权威。之前的阿里乌教堂归所在

<sup>①</sup> Paul Fouracre ed., *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Vol.1.* p.348.

<sup>②</sup> *Credo in Spiritum Sanctum qui ex patre filioque procedit* ("I believe in the Holy Spirit who proceeds from the Father and the Son")

<sup>③</sup> 三位一体，一般指基督教的上帝，即圣父、圣子、圣灵为同一本体，三个不同的位格，三位格为同一本质，三个位格为同一灵性。通俗的说，仅有独一上帝，圣父完全是上帝，圣子完全是上帝，圣灵完全是上帝；但圣父不是圣子，圣子不是圣灵，圣灵不是圣父。

<sup>④</sup> Paul Fouracre ed., *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Vol.1.* p.349.

教区的天主教主教管辖；主教可在自辖教区内的修道院中设立教堂；教堂及其日常活动的一切事项都由所在教区的主教管理。除此之外，决议第十八条特别规定，天主教地方神职人员每年都要在所属教区的主要城市召开宗教例会。

财政特权方面，规定教职人员不但可以不向地方财政纳税，还可以从教会中领取俸禄。

法律特权方面，规定教职人员的纷争要交出教廷特别法庭处理，教职人员禁止向世俗社会提出法律起诉，否则将被开除教籍。这是因为半岛某些地区受之前阿里乌等异端的影响，不能很好地遵循天主教教义，使得教会内部存在一些不正之风，比如一些教职人员轻视主教权威，教职人员的纷争转而向世俗法庭申诉，这是主教们所不能容忍的，因此才有这项规定。

教会特权的另一表现就是，禁止世俗权力干涉天主教会及其神职人员事务，甚至隶属于教会的奴隶也不在世俗权力的管辖之下。

天主教会不但在与阿里乌教派的斗争中取胜，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教会特权也一步步扩大，不仅不受世俗权力干涉，而且还对世俗权力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这一点在这次宗教会议上也有所体现：与会的主教们针对当时西班牙某些地区的教会服侍人员，包括一些主教和牧师在内，都受到当地行政人员干涉的情况，向国王请求赐予教会特权，使教会事务独立而不受任何世俗政权的干涉，免掉世俗法庭审判权，并赐予教会免税权，如果有任何法官或世俗政权的行政人员干涉教会或神职人员的事务，该人要被开除教籍，为社会所不容。另一方面，规定地方行政长官及管理人员，以及掌管地方赋税的官员都有接受所在教区主教监督及不定期审查的义务，一旦行为不当，即有可能被剥夺其职务。由此，天主教会势力已经慢慢向世俗社会渗透了。

### （三） 对犹太教徒的相关规定

令人费解的是，这次宗教会议通过的 23 条决议在阿里乌教派的问题上几乎没有涉及，但却对犹太教徒提出了明确的限制，从此“天主教阶层与哥特王权相结合开启了西班牙地区之后长达一个半世纪对犹太教徒的迫害<sup>①</sup>”。比如第十四条明确提出：禁止犹太教徒与天主教徒通婚，通奸，一经发现就要被处以刑罚、没收财产和流放等更为严厉的惩罚；命令天主教徒和犹太教徒的婚生孩子要受洗成为天主教徒；担任政府公务的犹太人一旦被控告惩罚天主教徒的都要被革职；限制犹太教徒拥有奴隶的数量；作为犹太人奴隶的天主教信徒，一旦被发现有割礼或参加犹太教徒集会，都会因此而得自由。此外，犹太人出行受到多方面的限制，一旦出行至某地，首要任务就是向当地主教或教职人员汇报行程。

相比之下，西哥特早期一贯都奉行相对宽容的宗教政策。即使是在莱奥维希尔德时期，阿里乌教派与天主教之间的矛盾与斗争已经日趋明朗化与激烈化，尽管他本人是一

<sup>①</sup> Bernard S. Bachrach, "A Reassessment of Visigothic Jewish Policy, 589-711",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973, Vol.78. p.11.

位阿里乌派教徒，但他对王国内任何教派都一视同仁，认为通过强制手段来处罚其它信仰的教职人员和信徒是不明智的，因此推行十分宽容的宗教政策。比如规定“天主教徒改信阿里乌教派不需要第二次受洗<sup>①</sup>”，犹太教徒等其他教派信仰自由，甚至当时也有一些犹太教徒在政府和军队中任职。因此，针对瑞卡尔德时期及之后犹太教徒被迫害的原因，大致归纳有以下两点：

第一，宗教因素。引发宗教迫害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在这个统一的、天主教性质的西哥特王国内还存在相当数量的一批人，他们与官方意识形态相异，因此，宗教原因是打压迫害犹太教徒的原动力之一。

第二，政治因素。大概在使徒保罗时期，犹太人就在西班牙地区定居了，至4世纪初就已经发展到相当规模，这些犹太社区一般很大、很富有，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都很有影响力<sup>②</sup>。西哥特遗留下来的大量法典中针对犹太教徒的相关立法也显示了这一时期犹太教徒已经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因此，犹太社区的繁荣发展对当权政府构成了威胁，出于政治原因不得不予以打压。

第三，改信天主教的哥特人自诩为基督化罗马帝国的文化继承者，也就意味着多多少少继承了天主教的反犹传统。

#### （四）对信徒日常生活事项的规定

1. 所有的教堂周日都要诵经；

2. 认可向教会奉献（财物）的行为；

3. 天主教主教和教职人员要与妻子过贞洁的生活；对于那些异端（多指阿里乌教派）神职人员，皈依成天主教徒后，根据天主教义他们不得再与妻子共同生活，必须完全禁欲，如果触犯禁条，男子则要根据教规受到处罚，女子则要被低价卖为奴隶。

3. 禁止强行婚娶和侵扰寡妇，一旦触犯则要被开除教籍；

5. 在宗教集会和就餐时圣经必须摆放在主教的餐桌上，并由主教朗读部分经文，以此来净化食物和人们浮躁的心灵。

6. 针对当时西班牙部分地区出现的谋杀儿童的现象（这些儿童多是通奸所生），为天主教徒所不能容忍，规定谋杀儿童的行为要受到教会及世俗行政权力的严厉处罚，甚至死刑；

7. 天主教在亡者葬礼的仪式上要唱圣歌（帮助亡灵升入天堂），而不能唱哀歌，也不能悲恸哀嚎；

8. 禁止圣徒诞辰日举行任何形式的欢庆活动；

这些法令条文都显示出天主教信仰正在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唯有如此，天主教势力才能真正的被巩固和确立下来。因此自第三次托莱多宗教会议开始，几乎整个社会阶层都被赋予这样一种特征：精神生活和俗世的物质生活开始相互融合并贯穿人的

<sup>①</sup> Henry Bradley, *The Goth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End of the Gothic Dominion in Spain*, Whitefish: Kessinger Publishing LLC, 2005, p.326.

<sup>②</sup> E. A. Thompson, *The Goths in Spain*, Oxford: Clarendon, 1969, p.316.

一生。关于这一点，瑞卡尔德在之后的一次宗教集会上也指出：作为王国的领导者，要关心的不仅是世俗事务，还要对人们精神领域的事务多多考虑。可见，天主教教义通过日常生活的一些宗教习惯逐渐与教徒生活融为一体，反过来这种宗教日常习惯也强化了人们对天主教的虔诚程度。

## 四、第三次托莱多宗教会议的影响

第三次托莱多宗教会议后，天主教信仰成为西哥特王国的意识形态基础。瑞卡尔德时期的这次宗教皈依，将西哥特、苏维汇蛮族与西班牙地区本土罗马遗民共同统一在了天主教这样一个旗帜下，这一局面一直维持到王国 711 年被征服。这次的宗教统一带来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结束了长时期以来困扰西哥特统治阶层的宗教纷争，整个王国“都聚集在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圣名之下”；相应地，由原来不同宗教派别而形成的两大政治阵营——西哥特贵族和罗马化的本土贵族间的矛盾也由此解决了：将两者统一在了共同的意识形态之下，二者在政治、经济、乃至文化领域结盟共同治理国家，维护了王国的政治稳定，也为王国进一步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具体来说，这次宗教会议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政教共治体制的形成

这次改宗顺应了当时整个西欧的宗教大背景，即天主教已成为一股洪流在西欧广泛蔓延，同时伴随着天主教势力在半岛内的增长，也使西哥特王国统治有了政教合作（Politico-religious Unity）的特点。西哥特王庭与天主教神权阶级合流共同对抗来自世俗贵族、异端的威胁和中下层民众的反叛行为。这样，西哥特王族依靠西班牙天主教会来保障王位的沿袭，增强其统治的合法性。具体表现在：

第一，君权神授理念的确立。确立天主教信仰，有利于强化哥特国王的合法性地位，即国王权力来自上帝，君权神圣不可侵犯。

在西哥特历代国王所制定的法典中，尤其在这次会议之前的法典中，找不到任何有关神权政治的字眼和描述<sup>①</sup>。这一现象说明了正是凭借着王国内确立了统一的天主教信仰这一前提，君权神授的理念才能确立。

君权神授的理念表现在多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施行涂油礼。鉴于哥特历史上宫廷政变频繁、国王遭到谋杀时有发生的情况，天主教主教们为避免国王死于政治谋杀，设计出了一整套程序来强化君权神授，最主要的就是涂油礼，它表明国王受上帝的保护并同时具有神性。

反过来，国王对王国内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管理理念的基础正是君权神授。瑞卡尔德及之后的继承者们也正是秉持着这一理念积极参与教会事务的管理。比如，西哥特国王们效仿拜占庭体制，享有任命主教、任命西班牙罗马化本土居民长官以及召集历届托莱多宗教会议的权利；瑞卡尔德也多次声明，国王的职责既要管理世俗事务，也要指导宗教事务的运行。

<sup>①</sup> P. D. King, *Law and Society in the Visigothic Kingdo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122.

另一方面，确立政教合作的王国体制决定了无论从信仰角度还是维护王国合法性的角度，国王也必须保障教会的繁荣发展，这是因为：

其一，第三次托莱多宗教会议将整个西哥特王国都统一在了天主教大旗之下，而国王作为国家首脑，其管理王国内部社会各项事务都要基于此前提，因此国王施政的目的之一就是阻止任何可能削弱、危害到天主教信仰的行为发生，以确保国家稳定。

第二，自 376 年西哥特获许进入罗马帝国之后，就开始了其罗马化进程，伴随着 476 年西罗马帝国的衰亡，西哥特自身的民族认同也不断增长起来，尤其是西哥特进入西班牙地区并逐步武力统一半岛以后。在莱奥维希尔德统一战争中，在半岛南部从拜占庭帝国手中夺回一些重要军事据点并最终将帝国势力赶出半岛，这一切都说明了伴随着民族认同感的不断增强，西哥特试图在西班牙地区称霸并建立独立、统一的王国。这一过程到了第三次托莱多宗教会议时期有了实质性的进展。

553 年，拜占庭帝国皇帝查士丁尼召开了第二次君士坦丁堡宗教会议，会议通过的信经拒绝“和子句”这一信条，这在当时的西欧天主教会中引起巨大波澜。紧接着，589 年西哥特王国在西班牙地区召开了第三次托莱多宗教会议，成为西欧第一个正式确立“和子句”信条、完善“三位一体”学说的王国，走在了反对拜占庭教会的前端。正是借着这次会议的召开，西哥特寻找到了天主教这一支撑起王国意识形态的理念，加速了西哥特王国独立化的进程；也正是借助着天主教会，西哥特正式扛起了基督教罗马帝国的大旗，与拜占庭教会及其政权分庭抗礼。

伴随着西哥特王国对天主教会的不断倚重，天主教会势力的不断增加也就不难理解了。由此，政教共治的体制随之确立，为教会——君主制王国的逐步形成奠定了体制基础。

## （二）天主教势力的增长

西哥特皈依天主教不仅仅被看做是西班牙—罗马文明的胜利，同时也使西班牙地区的天主教主教们与国王的的关系进一步深化。一方面，在半岛内确立统一的天主教信仰，进而借助这一信仰确立君权神授原则，使哥特国王完全神化。他以神赋的身份，以王国内基督教团体的最高首脑身份监督并指导王国内事务的方方面面，涵盖世俗事务与宗教事务；另一方面，正是因为统一的世俗社会依靠天主教信仰而成立，因此国王有义务来阻止一切削弱天主教会的因素来防止世俗社会的崩溃；同时，作为神权政治下统一王国的最高首脑，其任务就是实现上帝的意志，因此将基督教福音遍布整个半岛及传入异教王国也成为他们的一项义务。为服侍上帝而必须使教会得益，在这一方面瑞卡尔德及其继任者们很好的利用了他们手中特权促进了西哥特王国内天主教会势力的增长，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宗教的统一局面使得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相互渗透，并融入哥特王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哥特社会的精神世界正是由天主教信仰占主导地位，同时西班牙地区的天主教势力也有着逐步向当地的世俗事务扩张的趋势。



国王皈依后对天主教热情高涨，赐予天主教会大量财富和荣誉的同时也给予教会大量特权。比如，教会事务独立于世俗政权之外，不受任何势力干涉；教职人员的纷争要交由教廷特别法庭处理，世俗法庭不得干涉；赐予教会免税权等等，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教会特权也一步步扩大，不仅不受世俗权力干涉，而且还对世俗权力起到一定地制约作用。比如：具有监督地方行政职务和地方赋税的权利；另一方面，神职人员也陆续在王国政治经济事务中占据要职，权力之大足以对王国世俗事务构成威胁。

其二，天主教在教义上带有普世性，其教会也是普世的教会。这种存在于王国内部的宗教情结在本质上是狂热极端的，宗教仪式、宗教节日、甚至僧侣剃度的形式都是统一的，因此天主教会强烈渴望王国统一并以此为基础，一旦现世的物质世界为其提供强大的支持，天主教的扩展则自然而然了。另一方面西哥特扛起天主教大旗，作为这一时期反对拜占庭教会及帝国的主要势力，西哥特走在了西欧诸蛮国的前端，这也是西哥特整个王国的天主教热情不断高涨的原因之一。

伴随着天主教势力的不断扩大，很快西哥特王国在宗教上就变得不宽容了，开始残酷镇压犹太教徒及其它异端教派。第三次托莱多宗教会议上，瑞卡尔德就号召制定大量针对异教徒的相关法律来打击并压制他们的势力，尤其在对待犹太教徒方面。随着犹太人在半岛多个世纪的发展，他们在半岛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形成的强大实力对西哥特政权构成一定程度的威胁，因此打着宗教的旗号，自瑞卡尔德开始的西哥特国王都开始翦除王国内的犹太教团体，也由此开启了西班牙地区近一个半世纪的世俗和宗教势力相互勾结来共同打击犹太教徒的局面。

其三，在地方上，西班牙天主教会逐渐把自己变成特权阶层，并试图左右王国中央政权，事实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左右着中央政权。589年托莱多宗教会议中教会充当了王庭和高级贵族之间的仲裁者，之后在伊比利亚半岛事务中教会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扮演这种政治角色，根据会议决议的条文显示这次会议之后教会与世俗贵族，尤其是与地方上罗马化的西班牙贵族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

总体说来，这次宗教会议开启了天主教会干涉世俗事务的先河，宗教统一也促进了西哥特贵族和地方上旧罗马贵族间的和睦，而天主教会作为罗马文化遗留的保存体，也极大影响了哥特王国今后的政治发展走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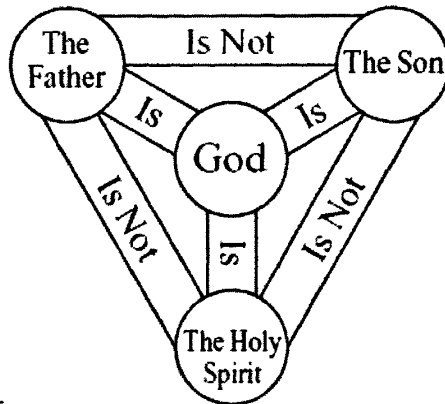
### （三）“和子句”信条与东西教会大分裂

“和子句”即 Filioque，是“and the Son”（和子）的拉丁文表述，它是基督教教义中有关三位一体学说的一个重要信条。在基督教早期教义发展过程中，有关三位一体学说的分歧主要是针对三位一体学说中圣灵的来源的不同观点，这一分歧也是天主教与东正教会斗争的主要原因，成为导致东西方教会分裂的根源之一。

#### 1. 有关三位一体学说的纷争

教会创立之初，基督教信仰在罗马帝国被广泛传播，但鉴于希腊和拉丁地区不同的

思想传统，他们在看待耶稣基督的神性问题上产生分歧，分化成阿里乌教派和反阿里乌教派。在这种情况下，325年君士坦丁大帝召集帝国主教在尼西亚召开宗教会议，讨论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学说，会后确立了尼西亚信经，强调“圣父与圣子同质”，判定阿里乌教派为异端。但行政干预并不能平息教派斗争，尼西亚会议之后两派相互利用逐出教门、暗杀、暴乱等方式将斗争搞的愈演愈烈。面对这种情况，381年又召开第一次君士坦丁堡宗教会议，再次确认尼西亚信经并在此基础上确定了圣灵的地位，圣灵被接纳成为三位一体中的神格，三位一体神学思想在这次会议上基本确立。



## 2. 有关圣灵来源学说的纷争

君士坦丁堡宗教会议确立的信经中有关圣灵神性是这样规定的：“先知告诉我们，圣灵，是我主，是生命的创造者，他来自于天父”。这就清楚表明了圣灵的神性，否定了圣灵是被造物。尼西亚信经和君士坦丁堡信经，作为451年查尔西登宗教会议决议的附录部分被保存下来。

圣灵，在旧约中更多的被理解为上帝创造力的彰显；而在新约中，圣灵则通常被看作是具体人，但同时也代表上帝和耶稣基督具有的神性。如马可和路加福音中记载耶稣是童贞女玛丽感圣灵而孕的；约翰福音记载耶稣在最后的告别时说他将要回到天父身边，之后世上的功则要由圣灵（保惠师）来完成。对三位一体学说中圣灵的来源，最初的表达是“神性具有三个位格，但三位格具有先后次序，认为‘圣灵来自天父，但必须通过圣子’<sup>①</sup>”。然而到了4世纪神学家们又解读出了更深层的含义，将君士坦丁堡宗教会议所确立的信经中有关三位一体学说“圣灵来自于圣父”后加入一个的拉丁语词——*filioque*：“和圣子”，即圣灵来自于圣父和圣子<sup>②</sup>。这一信条也称为“和子句”。

从6世纪后期开始，西欧大部分地区的天主教主教和信徒们普遍接受“和子句”信条，认为圣灵来自圣父和圣子。尽管拜占庭教会曾对这一信条引发过激烈讨论，但迟至8世纪后期，这一信条却仍然不被拜占庭的教会所接受，他们只承认圣灵来自天父。

## 3. “和子句”信条的传播以及东西方教会的争斗

西欧历史上第一次公开正式引用“和子句”信条是589年西哥特国王瑞卡尔德在第

<sup>①</sup> spiritum non aliunde puto quam a pater per filium: from the Father through the Son.

<sup>②</sup> “the proceeding from the Father and the Son of the Holy Spirit”

三次托莱多宗教会议的演讲中<sup>①</sup>。他在演讲稿中作了明确表达：……我们同时必须承认圣灵，承认圣灵来自于圣父和圣子，圣灵是圣父和圣子所共同享有的本质，另外，上帝同时享有圣父、圣子和圣灵三个位格，三位格为同一本质。这次宗教会议上所确立的教义不仅与阿里乌教派，也与拜占庭教义有明显区分，不仅承认圣子作为神性的一部分，与圣父地位同等，而且圣灵、圣父、圣子平等的统一于神性之中。另一方面，这次会议同时通过了这样的条文：“凡不相信‘圣灵，或者不相信圣灵来自于圣父和圣子，并且否认圣灵与圣父、圣子地位平等、永远共存’这一教义者，都要被开除教籍”。这清楚表明了西班牙地区的主教们和国王出于反对阿里乌教派和确立天主教信仰的目的，重新界定了圣灵、圣父与圣子之间的关系。此外在宗教仪式上，西哥特也借鉴了拜占庭教会的礼拜式，并在祷告文中加入了“和子句”信条。

自6世纪末期，首先在西班牙地区首先确立的“和子句”信条很快从传播到高卢地区，并在那儿确立了自己的根基<sup>②</sup>，随后也被西欧大部分地区的教会所接受。根据比德《英吉利教会史》的记载，一个世纪以后，约680年在坎特伯雷大主教西奥多（Theodore of Canterbury）的主持下召开了全英格兰地区主教会议，这次会议明确表明信奉基督教尼西亚等四次宗教会议所确立的信经，并宣称“圣灵来自圣父和圣子”。

在7世纪，尼西亚等四次宗教会议的信经和“和子句”信条在西欧广泛传播，大致有三方面原因：第一，此时期奥古斯丁的思想及其著作在西欧盛行，且奥古斯丁承认三位一体，承认圣灵来自圣父与圣子；第二，4、5世纪伴随着西欧教会施行的受洗和布道活动，尼西亚等四次宗教会议所确立的信经和“和子句”信条广泛传播；第三，阿塔那修（Athanasius）教义在西欧盛行，阿塔那修教义的显著特点就是强烈批判阿里乌教派中圣子在本质上低于圣父的观点。

8—9世纪，都以罗马合法继承者自居的法兰克加洛林王朝和拜占庭帝国在政治和文化等方面展开激烈斗争。在此背景下，法兰克、罗马地区神学家和拜占庭教会也相互攻击，争议的焦点就是“和子句”信条。尤其是在拜占庭偶像破坏运动时期，加洛林王朝趁此机会挑战拜占庭教会，这一信条也成为了是否承认基督教三位一体教义的一个标准。

到了9世纪初，“和子句”信条在在西班牙、高卢、日耳曼、甚至意大利北部地区和罗马城都得到了确认。也就是说，几乎整个西欧都信奉“和子句”信条下的三位一体学说；而6—9世纪拜占庭帝国却忙于应付帝国内兴起的基督一志说、偶像破坏和穆斯林的扩张运动，都使东西方教会得不到有效沟通，在三位一体学说上仍然坚持“圣灵来自于天父，而不是圣子”，东西方教会正是围绕这一教义而产生巨大分歧，为东西教会大分裂埋下了种子。

<sup>①</sup> An Agreed Statement of the North American Orthodox-Catholic Theological Consultation of Saint Paul's College, "The Filioque: A Church Dividing Issue?", *Greek Orthodox Theological Review*, 2004, Vol.49. p.365.

<sup>②</sup> P. D. King, *Law and Society in the Visigothic Kingdom*, p.362.

## 结 语

西哥特是中世纪蛮族大迁徙过程中比较典型的一个民族，他们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越过波罗的海，定居多瑙河，再以雇佣军身份进入罗马帝国，一定程度上，西哥特进入帝国的过程就是他们不断罗马化的过程：从最初皈依基督教阿里乌派、学习罗马法，到托莱多西哥特王朝，尤其是第三次托莱多宗教会议后，建立了政教共治的王国都是其罗马化程度不断加深的体现。

西哥特定都托莱多之后，莱奥维希尔德统治时期武力统一了伊比利亚半岛，这就使半岛内各宗教势力，尤其是阿里乌教派和天主教之间的斗争更加彰显，因此到瑞卡尔德时期为平息王国内部宗教及由之而引起的政治斗争，正式宣布改宗天主教，将半岛都统一在天主教的旗帜之下试图平衡各方面社会力量。第三次托莱多宗教会议是西哥特历史上一个转折点，这次会议标志着西哥特皈依了天主教，顺应了当时西欧的宗教潮流，这一事件有着深刻的历史影响。

笔者从第三次托莱多宗教会议的决议出发，分析这些以法律条文形式保存下来的决议所隐涵的深刻社会背景，试图对当时西哥特整体社会状况能略有了解。其次，第三次托莱多宗教会议深刻的历史意义也是笔者研究的另一重点，正是在这次宗教会议上确立了三位一体学说，进而引发西哥特君权神授思想；也正是这次宗教会议确立了天主教会的绝对权威，从而在西班牙建立了天主教和世俗政权共同治理的体制，随着天主教会势力的逐渐膨胀，天主教也变的越来越不宽容了，半岛上对异端的迫害愈演愈烈；也正是在这次宗教会议上，作为西欧第一个确立“和子句”信条的王国，这一信条对天主教三位一体学说的发展，对天主教在整个西欧的迅速扩张都起着直接推动作用，更是因为这个信条，使西哥特不自觉地推动了东西教会的大分裂，加速了天主教与东正教长达数世纪的争斗。

客观来说，有关第三次托莱多宗教会议内容和历史影响的研究还有许多值得继续发掘的空间，笔者才疏学浅不能有所创新，仅希望借助本文能使托莱多宗教会议和西哥特历史得到更多的关注。

## 参考文献

### 一、学术著作

- [1] Arnaldo Momigliano ed., *The Conflict between Paganism and Christianity in the Fourth Century*[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 [2] Augustine Casiday and Frederick W. Norris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Vol.2*[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 [3] Edward James ed., *Visigothic Spain: New Approches*[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 [4] Herwig Wolfram, *History of the Goth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 [5] Henry Bradley, *The Goth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End of the Gothic Dominion in Spain*[M], Whitefish: Kessinger Publishing LLC, 2005.
- [6] Jeffrey Burton Russell and Douglas W. Lumsden, *A History of Medieval Christianity: Prophecy & Order*[M], New York: Peter Lang, 2005.
- [7] Norman Roth, *Jews Visigoths, and Muslims in Medieval Spain: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M], Boston: BRILL, 1994.
- [8] Olivia Remie Constable ed., *Medieval Iberia: Readings from Christian, Muslim, and Jewish Sources*[M],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7.
- [9] Paul Fouracre ed., *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Vol.1*[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 [10] P. D. King, *Law and Society in the Visigothic Kingdom*[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 [11] Peter Heather, *The Goths*[M], Hoboken: Wiley Blackwell, 1998.
- [12] Peter Heather, *The Visigoths from the Migration Period to the Seventh Century: An Ethnographic Perspective*[M], Woodbridge: Boydell Press, 1999.
- [13] Rachel L. Stocking, *Bishops, Council, and Consensus in the Visigothic Kingdom, 589-633*[M], Ar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0.
- [14] Roger Collins, *Early Medieval Europe, 300-1000 (2<sup>nd</sup> ed.)*[M],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Publishing, 1999.
- [15] Roger Collins, *Law, Culture and Regionalism in Early Medieval Spain*[M], Aldershot : Variorum. 1992.
- [16] Roger Collins, *Visigothic Spain: 407-711*[M], London: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6.
- [17] [法] 格雷戈里:《法兰克人史》[M], 寿纪瑜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3.
- [18] [美] 威利斯顿·沃尔克:《基督教会史》[M], 孙善玲等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 [19] [美] 威尔·杜兰特:《世界文明史: 第四卷》[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8.

## 二、学术论文

- [20] An Agreed Statement of the North American Orthodox-Catholic Theological Consultation of Saint Paul's College, "The Filioque: A Church Dividing Issue?" [J], *Greek Orthodox Theological Review*, 2004, Vol.49.
- [21] A. T. Fear, "Roman and Visigothic Conditions in Spain" [J], *Antiquity*, 2004, Vol.78.
- [22] Bernard S. Bachrach, "A Reassessment of Visigothic Jewish Policy, 589-711" [J],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973, Vol.78.
- [23] E. A. Thompson, "Visigothic Spain" [J],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1998, VI.
- [24] E. A. Thompson, "The Visigoths from Fritigern to Euric" [J]. *Historia: Zeitschrift für Alte Geschichte*, 1963, Vol.12.
- [25] Herwig Wolfram, "Gothic History as Historical Ethnography" [C], In: Tomas F. X. Noble, eds. *From Provinces to Medieval Kingdoms*,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 [26] Jerome Friedman, "Jewish Conversion, the Spanish Pure Blood Laws and Reformation: A Revisionist View of Racial and Religious Antisemitism" [J], *The 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 1987, Vol.18.
- [27] Wolfram Drews, "Jews as Pagan? Polemical Definitions of Identity in Visigothic Spain" [J], *Early Medieval Europe*, 2002, Vol.11.

## 三、网络资源

- [28] Stanley G. Payne. *A History of Spain and Portugal: Vol.1*.  
<http://libro.uca.edu/payne1/payne7.htm>
- [29] Stephen Mckenna. *Paganism and Pagan Survivals in the Spain up to the Fall of the Visigothic Kingdom*. <http://libro.uca.edu/mckenna/paganconc.htm>
- [30] Schaff, Philip. *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Vol. IV: Medieval Christianity. AD590-1073*.  
<http://www.ccel.org/ccel/schaff/hcc4.i.ii.xvi.html?highlight=arian,christianity#highlight>

## 后 记

2007年9月,我怀着对知识的渴望步入了东北师范大学世界中古史研究所,在两年的学习和生活中,我得到了学校、老师和同学们的多方帮助,使我在较短时间内取得了很大进步。感谢母校,其优越的硬件条件和生活环境为我的学习和生活提供了最大的方便。特别感谢恩师王云龙教授不弃学生的生性愚钝,在学术上不厌其烦、悉心教导,没有您的耐心指导,我的论文是不可能顺利完成的。恩师的人格魅力也深深地打动了我,从您那里品悟出的做人道理,将是我一生受用的宝贵财富。感谢王晋新教授给我的启示和示范影响,在学术的道路上将永远为我所效仿。感谢张晓华教授对我的关心和教导,您求实、严谨的治学风范深深地激励着我,您乐观、充满热情的生活态度深深地影响着我。衷心感谢王恒伟教授,您谦虚谨慎的作风和对研究史学新方法的大胆尝试,使我开阔了视野,受益匪浅。感谢李小白副教授,虽然聆听您教诲的机会较少,我却从您学生的表现中体味到了严谨的治学精神。感谢李新宽老师在我学习上认真、耐心地教导。感谢中古所的高化成老师两年来给予我的关心和帮助。

同时,感谢我的家人,有家人的支持和鼓励我才得以顺利完成学业;感谢我师门的同学,两年来对我的鼓励和帮助,与你们共同努力、学习,使我更深刻地体会到合作的意义。还有很多位师长和同学在我学习和生活总给予的关怀和帮助,在此一并致谢,祝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由于本人才疏学浅,掌握的材料十分有限,论文瑕疵难免,恳请各位专家和老师不吝赐教,以利于我在今后的学习中不断进步。

2009年6月

# 西哥特第三次托莱多宗教会议述评

作者: [王燕荣](#)  
学位授予单位: [东北师范大学](#)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465600.aspx](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465600.aspx)

授权使用: 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 授权号: 9f7181a1-5338-46a8-a974-9e4d0071f2d4

下载时间: 2010年12月15日